

「另類教育不另類？」——導讀：國際 另類教育手冊

張淑芳*



壹、前言

臺灣的另類教育發展，自1980年代起有人本取向的森林小學的創辦，1990年代採取自主學習的種籽學苑，2000年之後至今的華德福教育風潮，30多年來，不能不謂筆路藍縷，逐漸為社會大眾和家長所接受。直至2014年11月，教育部公布「實驗教育三法」，包含：《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簡稱：非學校型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簡稱：學校型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簡稱：公辦民營），旨在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同時，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應地方需求辦理實驗教育。

數年來，由於臺灣各地陸續出現依據「實驗教育三法」轉型或開辦的實驗教育學校、機構或團體等，加上過去已經創辦至今的另類教育辦學，雖然尚未到達百家爭鳴的盛況，應該也是方興未艾。而實驗教育辦學的主體可能是轉型的公立學校、新創辦的學校、非學校型態的機構或團體等，有志於嘗試教育實驗與創新的教師也不少。

本文引介2016年Palgrave最新出版的《國際另類教育手冊》（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這本手冊中有眾多跨領域學者從不同視角探討另類教育及其可能性，並引介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另類教育經驗實例，從在家教育、森林學校、新思維、新做法，主張關係、對話、民主，神經科學的發現和教育過程中孤單獨處的重要性等，希望借鏡這本具有另類教育創新理念和作為的手冊，提供臺灣的另類教育和實驗教育研究與實務工作做為實踐與行動的參考。

貳、「另類教育不另類」的意涵

本手冊有兩位主編Noddings 和Helen，在導言部分就提出有趣的說法，他們認為另類教育沒有確切的樣貌，另類教育是什麼？可能是什麼？有極大的自由度與發揮的空間。Noddings提出「另類教育不另類」的觀點，其意涵有二：

其一，另類的替代方案可能出現在學校內或學校外，其可能性是學校整體或局部方案就可以是另類的辦學，意指學校型態或公辦民營的辦學；當然在體制外也可能出現另類替代方案，亦即非學校型態的辦學。

其二，宣稱從事另類教育或實驗教育的辦學者，可能並不是眾人想像具有另類教育理念的實踐，反而有可能更強調競爭、標準、分數、能力分班等教育方式。即使是國外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類似臺灣的公辦民營，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另類替代方案。家長在擇校時，必須更深入了解。

Noddings因此認為另類教育的本質，應該聚焦在充滿關心（care）和信任（trust）的師生關係、和教育選擇（choice）的保障。另類教育不僅要提供家長有教育或教養的選擇權，亦即選校的權利；也應該提供學生有學習的選擇權，讓學生擁有選擇修習或參與哪些課程和活動的權利；更進一步是，提供教師專業的教學選擇權利，讓教師有機會自主選擇或自編適合學生身心發展的課程、教材和教法等。

如果將多元的另類教育替代方案一一考量，放置在光譜一樣的連續體，則不難發現，一端若是傳統的封閉和專制的教育模式，有的另類教育理念和做法就是傾向開放和民主的另一端，如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和自主學習；有的則傾向中間偏向開放，如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

參、另類教育的挑戰

手冊主編之一的Noddings認為，另類教育的辦學除了考量師生關係和教育選擇，也應思考合作性、連貫性和負責任的教育實驗，綜整統合跨領域的思維，從經驗中歸納，提出另類的教育理念與願景，「Sapere aude」，另類教育的辦學者和教師群，要敢於自己思考！

Helen是本手冊的另一位主編，她認為另類教育辦學的特徵是自治原則（principles of autonomy）和自我／社會賦權（self/social empowerment），在辦學主體的經營和管理方面，應該捨棄傳統的科層體制，重視平等的溝通與對話，強調所有教育參與者的自我和社會賦權，採取彈性而靈活的教育方式，而不是追求正確的、漂亮的答案和追隨。另類教育應該要注意到本質上的異議、不協調、麻煩和自由的可能，因此要時時保持教育的敏感性：對自由、民主、平等、好奇心、正義、感受、擁抱未知、面對爭議等種種的覺察。

肆、另類教育的跨領域思維

本手冊的第二部分包含第二章至第十一章，由眾多跨領域學者分別撰寫，呈現另類教育思維的多元聲音。

從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角度，第二章探討「大腦事實煩亂」（brain fact upset）現象，心靈無法轉變，是因為大腦被改變的想法所困擾，這可能是一般人無法接受另類教育的原因之一，當然也有關學習者被既有的神經通路所限制，進而無法採取新的思考路徑，這是另類教育企圖創新和解構思想的重要考量，絕不能讓學生的思考僵化。第六章提及大腦的可塑性和正念的影響，教育過程中顧及學生的成長需求，透過正念的引導，有助於學習和思辨。

有關民主的實踐，第三章引導讀者重新思考「規則」的訂定，在另類學校的學生管理上，應該不是專制權威的規範，而應該有民主的構想與進程，作者提出夏山學校的經驗為例，在制定規則的過程中，難免出現解構的失序現

象，但是重視學生主體性的思考、自主學習和自我管理，呈現人本和自治的取向，透過對話、關係、節奏和自由等運用實現民主的精神。第五章提出行動的正確性，第七章提及「關係」，第十一章提出教育的「相互性」，第二十二章提出師生之間不對稱（asymmetrical）的「行動之間交互作用」（inter-action），都與另類教育過程中的民主互動、平等對話、重視動態的相互的師生關係有關。

第四章從演化論的角度，探討人類的本能會為了進化與生存，而有教育自己的想望和可能。因此，孩童天生就有自我引導學習的傾向，透過自由遊戲和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探索和經驗周遭環境和世界，促進個人的學習。教育應該符應該童的這種學習傾向，安排合適的學習環境與學習任務，提供自我引導學習的機會。

第九章從課程觀點探討學習者和知識間的關係，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以及在家教育的文化課程，「課程的確定性」（curricula certainties）是作者要讀者深思的重點，另類教育的學習內容和傳統的學校教育相較，當然在課程方面就比較彈性開放，容許學生的創意發想和體驗探索，也可能沒有制式的教科書，教師能專業自主的編訂教材內容。

伍、另類教育的多元可能

本手冊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從第十二章到第三十章，提供世界各地的另類教育的不同做法，有美國、英國、南非、巴西、日本、丹麥、中國、以色列和德國等另類教育的嘗試；也介紹各種型態的另類教育模式，例如：在家教育、全人教育、人文教育、自主學習、森林學校等，也探討教師的教學倫理、兒童哲學等主題。

第十五章介紹了小學教育中的自我組織系統（self-organising system），介紹了「自我組織學習環境」（Self-Or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SOLE）的概念，孩子們通過網路參與管理自己的學習。

第十六章介紹日本近10年發展的「自由空間環境」（Free Space En），是一個主要面向失學或輟學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社群，其中包括拒絕學校教育的人。本章討論了社群成功的背後是如何努力使教育系統適合兒童和青少年的實際生活。不僅如此，當地政府支持辦學社群，為兒童權利提供了保護，這些兒童權利可以為這些兒童帶來成功的機會，也提供其他環境設備等有利發展適合的課程。

關於另類教育中一些議題的討論方面，第二十五章提出對於學生抗拒（resistance）態度的對待方式，應該採取信任、互動和行動的策略；第二十六章針對學校的性教育之局限，認為應該引進更多社區和社會資源，更全面的參與和實施性教育；第二十七章探討教育過程中人與動物的關係，認為吾人對於動物不應只是工具性的生產和消費的關係，而應該思考人與動物更加和諧共存的可能。

第二十八章的作者建議一種新的另類方案，認為學校教育可以提供學生孤單獨處（solitude）的機會和經驗，有助於學生發展靈性（spirituality）。作者認為學校教育的另類觀點是主動的、個人的和對話的，經由孤單獨處，學生有機會發展非物質的、永恆和超越的經驗和存在，具有靈性的學校重視自我認識、健康的人我關係和社群感、以及自我超越的感受。

第三十章的作者概述了行為主義的懲罰與管教方式在學校教育中的破壞性影響，特別是有依附問題的兒童。本章提出教育、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安全依附、學業成就和幸福感之間的聯繫，表明教師可以成為學生重要的依附對象（attachment figures），學校文化能夠也應該更好地認識到情感在教育環境中的作用。

陸、結語

另類教育或實驗教育，作為一般公立學校教育的替代選擇，應該具有更多的理想性與實踐性，這本《國際另類教育手冊》希望有助於釐清另類教育的若干思維與作法的恰當性與適切性。也許「另類教育不另類」的另一種可能性是：當所有的教育都呈現多元樣貌，符應學生的差異需求時，則每一種方式都是另類教育，也就不需標榜哪一種才是另類教育了。

導讀書籍

Lees, H. E., & Noddings, N. (2016). *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張淑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退休 / 兼任副教授

電子郵件：fang1217@seed.net.tw